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子
部
·
抱
朴
子

(三)
李 燮 瑶 主 编

目摇摇录

地真第十八·····	员
遐览第十九·····	员
祛惑第二十·····	缘
抱朴子外篇卷一·····	猿
嘉遁第一·····	猿
逸民第二·····	缘
勸学第三·····	愿
崇教第四·····	愿
君道第五·····	愿
臣节第六·····	员
良规第七·····	猿
时难第八·····	猿
官理第九·····	缘
务正第十·····	猿
贵贤第十一·····	愿
任能第十二·····	员
钦士第十三·····	员
用刑第十四·····	员

地真第十八

抱朴子曰：余闻之师云，人能知一，万事毕。知一者，无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无一之能知也。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金沉羽浮，山峙川流，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存之则在，忽之则亡，向之则吉，背之则凶，保之则遐祚罔极，失之则命凋气穷。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谓也。故仙经曰：子欲长生，守一当明；思一至饥，一与之粮；思一至渴，一与之浆。一有姓字服色，男长九分，女长六分，或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绛宫金阙中丹田也，或在人两眉间，却行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传其姓名耳。一能成阴生阳，推步寒暑。春得一以发，夏得一以长，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阶，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黄帝东到青丘，过风山，见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以劾召万神，南到圆陇阴建木，观百灵之所登，采若乾之华，饮丹峦之水，西见中黄子，受《九加之方》，过崆峒，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北到洪堤，上具茨，见大隗君黄盖童子，受《神芝图》，还陟王屋，得《神丹金诀记》。到峨眉山，见天真皇人于玉堂，请问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复求长生，不亦贪乎？其相覆不可具说，粗举一隅耳。夫长生仙方，则唯有金丹，守形却恶，则独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经曰：九转丹，金液经，守一诀，皆在昆仑五城之内，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闻之于先师曰：一在北极大渊之中，前有明堂，后有绛宫，巍巍华盖，金楼穹隆，左罡右

魁 激波扬空 ；玄芝被崖 ；朱草蒙珑 ；白玉嵯峨 ；日月垂光 ；历火过水 ；经玄涉黄 ；城阙交错 ；帷帐琳琅 ；龙虎列卫 ；神人在傍 ；不施不与 ；一安其所 ；不迟不疾 ；一安其室 ；能暇能豫 ；一乃不去 ；守一存真 ；乃能通神 ；少欲约食 ；一乃留息 ；白刃临颈 ；思一得生 ；知一不难 ；难在于终 ；守之不失 ；可以无穷 ；陆辟恶兽 ；水却蛟龙 ；不畏魍魎 ；挟毒之虫 ；鬼不敢近 ；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

摇摇抱朴子曰：吾闻之于师云，道术诸经，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恶防身者，乃有数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无生，九变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见身中诸神，而内视令见之法，不可胜计，亦各有效也。然或乃思作数千物以自卫，率多烦难，足以大劳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则一切除弃此辈，故曰能知一则万事毕者也。受真一口诀，皆有明文，歃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绢白银为约，克金契而分之，轻说妄传，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无所措其锐，百害无所容其凶，居败能成，在危独安也。若在鬼庙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冢墓之间，虎狼之藪，蛇虺之处，守一不怠，众恶远进。若忽偶忘守一，而为百鬼所害。或卧而魇者，即出中庭视辅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阴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见辅星而已。若为兵寇所围，无复生地，急入六甲阴中，伏而守一，则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万里，入军旅，涉大川，不须卜日择时，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复按堪舆星历，而不避太岁太阴将军、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终不复值殃咎也。先贤历试有验之道也。”

摇摇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无所不辟，与真一同功。吾《内篇》第一名之为《畅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复易

于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长短服色目 ,此玄一但自见之。初求之于日中 ,所谓知白守黑 ,欲死不得者也。然先当百日洁斋 ,乃可候求得之耳 ,亦不过三四日得之 ,得之守之 ,则不复去矣。守玄一 ,并思其身 ,分为三人 ,三人已见 ,又转益之 ,可至数十人 ,皆如己身 ,隐之显之 ,皆自有口诀 ,此所谓分形之道。左君及蓟子训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数十处 ,及有客座上 ,有一主人与客语 ,门中又有一主人迎客 ,而水侧又有一主人投钓 ,宾不能别何者为真主人也。师言守一兼修明镜 ,其镜道成则能分形为数十人 ,衣服面貌 ,皆如一也。”

摇摇抱朴子曰：“师言欲长生 ,当勤服大药 ,欲得通神 ,当金水分形。形分则自见其身中之三魂七魄 ,而天灵地祇 ,皆可接见 ,山川之神 ,皆可使役也。”

摇摇抱朴子曰：“生可惜也 ,死可畏也。然长生养性辟死者 ,亦未有不始于勤 ,而终成于久视也。道成之后 ,略无所为也。未成之间 ,无不为也。采掘草木之药 ,劬劳山泽之中 ,煎饵治作 ,皆用筋力 ,登危涉险 ,夙夜不怠 ,非有至志 ,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升天 ,然其大药物 ,皆用钱直 ,不可卒办。当复由于耕牧商贩以索资 ,累年积勤 ,然后可合。及于合作之日 ,当复斋洁清静 ,断绝人事。有诸不易 ,而当复加之以思神守一 ,却恶卫身 ,常如人君之治国 ,戎将之待敌 ,乃可为得长生之功也。以聪明大智 ,任经世济俗之器 ,而修此事 ,乃可必得耳。浅近庸人 ,虽有志好 ,不能克终矣。故一人之身 ,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 ,犹宫室也。四肢之列 ,犹郊境也。骨节之分 ,犹百官也。神犹君也 ,血犹臣也 ,气犹民也。故知治身 ,则能治国也。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 ,养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 ,气竭即身死 ,死者不可生也 ,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

之患 ,治未病之疾 ,医之于无事之前 ,不追之于既逝之后。民难养而易危也 ,气难清而易浊也。故审威德所以保社稷 ,割嗜欲所以固血气。然后真一存焉 ,三七守焉 ,百害却焉 ,年命延矣。”

摇摇抱朴子曰：“师言服金丹大药 ,虽未去世 ,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饵八石 ,适可令疾除命益耳 ,不足以攘外来之祸也。或为鬼所冒犯 ,或为大山神之所轻凌 ,或为精魅所侵犯 ,唯有守真一 ,可以一切不畏此辈也。次则有带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长生 ,危矣哉。四门而闭其三 ,盗犹得入 ,况尽开者邪？”

【译文】

抱朴子说道：“我听先师说过 ,人如能知道一 ,万事尽在其中了。知道一的人 ,没一样东西不能知晓 ;不知道一的人 ,没一样东西能知晓。大道由一出 ,贵在无双 ,而一独居一处 ,用来象征天、地、人 ,因此叫它三一。天得一而清析 ,地得一而宁静 ,人得一而生存 ,神得一而有灵验。金属沉于水下 ,羽毛浮于水上 ;山高耸立 ,水势流动 ;睁眼看它 ,无法看见 ,仔细倾听 ,无法听见 ;心中想它 ,它是存在的 ,忽视它时 ,它便消亡。顺从它 ,就能吉祥 ,违背它 ,就遭凶殃 ,保存它 ,就会有福祚无尽 ,失去它 ,就会丧神失魄性命陨落。先君老子说：“忽啊恍啊 ,里面包含万千景象 ;恍啊忽啊 ,里面拥有万事万物。”这就是所谓的一。所以仙经里说 :你想得到长生 ,守一会使你心明 ,到了饥饿的时候思念 ,一会给你粮食 ,到了干渴之时思念一 ,一会给你琼浆。一有姓名字号 ,服饰颜色 ,男的长九分 ,女的长六分 ,有的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 ,或者处在心下绛宫金阙中丹田里 ,或者处于两眉之间 ,倒数一寸为明堂 ,二寸为

洞房 ,三寸为上丹田。这些秘密是道家特别珍视的 ,是通过一代代歃血立誓之后才由口头把他们的姓名传授下来。一 ,能造就阴 ,生成阳 ,能推算寒暑。春得一而万物萌发 ,夏得一而万物长生 ,秋得一而万物收敛 ,冬得一而万物收藏。一的博大 ,不可用上下四方来局限 ;一的细小 ,不可以同针芒毫毛相比较 ,过去黄帝东到青丘 ,经风山 ,见到紫府先生 ,接受《三皇内文》,用来召集和斥退各种神灵。他南到圆陇荫建木 ,检阅百灵登临 ,采摘若乾仙花 ,饮用丹峦神水。他西去拜见中黄子 ,接受《九茹之方》,经崆峒山 ,随广成子学习《自然之经》。北到洪隄 ,登县茨山 ,参见大隗君、黄盖童子 ,接受《神芝图》,返程中登上王屋山 ,得到《神丹金诀记》。又来到峨眉山 ,在玉堂拜见天真皇人 ,请教真一道术。天真皇人说 :您既已是天下君主 ,还想再求长生不死 ,不也太贪心了吗 ?他们之间的相互对答难以详谈 ,这仅粗举一隅罢了。长生的仙方 ,只有金液神丹 ,守身除恶 ,独有保持真一 ,所以古人对此特别重视。仙经上说 :九转丹 ,金液经 ,守一诀 ,全都在昆仑山五城之内 ,用玉函装着 ,金札刻着 ,紫泥封着 ,并以中章为印。我听先师说 ,一就在北方的大渊里 ,前有明亮殿堂 ,后有绛色华宫 ,华盖高耸 ,金楼圆顶 ,罡星左列 ,北斗右列 ,波浪激越 ,上达太空 ,玄芝披崖 ,朱草蒙珑 ,白玉参差 ,日月普照 ,经历水火 ,跋涉玄黄 ,城关交错 ,帷帐琳琅 ,龙虎列卫 ,神人在旁 ;不施不舍 ,一安居其所 ,不紧不慢 ,一安居其室 ;能安能逸 ,一才不会离去 ;守一存真 ,一才会通神 ;节欲少食 ,一才会留存 ;利剑加颈 ,思一得以生存 ;知一不难 ,难在有始有终 ;守一不失 ,生命可以无穷 ;居于陆地 ,可辟除恶兽 ;行于水中 ,可除却蛟龙 ,不畏精怪和有毒之虫 ,鬼不敢靠近 ,刀不敢中伤。这便是真一的要略。”

抱朴子说：“我从老师那听说，关于道术的各种经书，它们所提出的探讨主张，可以起到防身除恶的作用，总计数千种方法。例如含影藏形及守形无生、九变十二化二十四生等等，又如意想透视身中诸神，可使人内视一切，方法之多，不可胜数，也各有成效。然而有的是用想象出的数千神物来保卫自身，大多烦乱复杂，足以使人过度地劳心伤神。假如知晓保守真一的道法，便可将这些烦杂的道法彻底抛弃。所以说：人如果能知一，万事尽在其中了。拜受真一口诀，都有明文定法，要宰杀白牲，歃血为盟，选择五行中的王相日里拜受，用白绢、白银做为信约，刻制金契而分持其一。如果轻意说出或妄自传授，它的神力就会丧失。人能够守一，一也能守人。所以纵然是白刃当前，那也没有地方施展其锋利，纵使百害临近，也没有地方容它逞凶。身处败境也能成功，陷于危处而独得安生。如果身处鬼庙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坟墓之间，虎狼出没之所，蛇虺横行之处，只要守护真一毫不懈怠，各种凶神恶煞都会远逃。如果在恍惚之中偶而忘了保守真一，就会被各种鬼怪伤害。有人在床上睡觉发生梦魇，应立即走出卧室，来到庭院之中，仰望辅星，把握柔弱的适度，固守真一，鬼怪就会离去。如果正值阴天下雨，只须留在屋里，面向北方，想象目睹辅星也行。人们要是被敌军或强盗包围，完全失去生存的地步，应马上进入六甲阴中，趴在地上不动，守护真一，则各种兵器无法侵犯他了。能保守真一之人，即使行走万里路，从军打仗，涉渡河流，动工兴建，搬迁移居，搬入新宅，也都可以不再检视阴阳风水星相黄历。他们即使不避太岁太阴将军、月建煞耗大神以及各种有关年命的忌讳，始终不会遇到灾祸凶咎。这是圣贤们多次试验而屡见奇效的道法。”

抱朴子说：“玄一道法也是重要的道法。一切凶神恶煞它可以辟除，和保守真一功效相同。我在《内篇》第一篇命名为《畅玄》也是这个缘故。保守玄一还要比保守真一容易。真一具有姓名字号长短服色等，而此处玄一，只需自我认识。开始时从太阳之中寻求，达到所谓知白守黑，想死都死不了的境界。但事先需斋戒一百日，然后才可守候求得它。需要守候三四天的时间，可获得玄一，获得保持它，玄一就不会再离去。一边守护玄一，一边想象自己分成三个人，三个人出现以后，就可进一步增加到数十人，都像自己本形一样，让他们隐去还是让他们显现，都各有相应的口诀，这便是所谓的分形道法。左慈和蓟子训、葛仙公能够在一天之内到达几十个地方，座上有客，有一个主人和客人说话，门口又有一个主人外出迎客，还有一个主人在水畔投钩钓鱼，结果使来宾无法识别出哪个是真主人。先师说，在练习守一时，可以兼修明镜术。如果明镜术修成的话，就能将自身一分为数十人，衣服面貌，完全同本人一样。”

抱朴子说：“先师说，要求长生，当服食金丹大药，想要与神明相通，应使金水分形。身体化分后，就能自观身体里的三魂七魄，天神地祇都可以接近和看见了，山川精灵也都可以役使了。”

抱朴子说：“生命是值得珍惜的，死亡是值得畏惧的，然而长生不死、修身养性和辟除死亡的人，也没有不是从勤奋开始，最终获得久视不死。仙道修成之后，大概不须什么作为了，但在尚未修成之时，没什么不需要去做。采掘草木药材，在山林泽藪中勤苦劳作，煎制调配，都需要劳动筋骨，而登危崖涉险滩，日夜不敢怠慢，非至诚有志之人，是无法长期坚持

下去的。至于想要炼成金丹 ,然后羽化升天 ,那些大药 ,总须花费许多钱财 ,不是立时能办好的。还需要通过耕作放牧或经商来赚取资本 ,累年积勤 ,然后进行合制 ,到了合制期间 ,更要虔诚斋戒 ,保持清静 ,断绝一切人事交往。有很多不易办到的事情 ,还应当再把思神守一加上 ,却除邪恶 ,防卫自身 ,时常像国君治理国家和战将面对强敌那样 ,然后才能修炼获得长生的功法。依靠高度的聪明才智 ,凭借经世济俗的优异素质 ,这样的人修炼仙法 ,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见浅识短的庸俗士人 ,虽有此志向和爱好 ,也不可能最终获得成效。所以一个人的身体就像一个国家的缩影。胸腹部位 ,就像宫室 ,四肢旁列 ,就像郊境 ,骨节分置 ,就像百官 ,精神就像君主 ,血脉就像臣下 ,真气就像民众。因此 ,懂得治身 ,就能够治国。爱护民众使国家得以安定 ,养护真气使身体得以保全。民众流散国家就会衰亡 ,真气耗尽人就会死亡 ,死去的人不可能再生 ,衰亡的国家不可能保存。因此尽善尽美的人 ,总是在灾患未起之时消除它 ,疾病未生之时治疗它 ,在没有变故之前精心防范 ,而不是在失去之后才竭力挽救它。民众是难以蓄养而易于招来危险的 ,真气是难以清化而易于变浊的。所以 ,审威用德是为了保全江山社稷 ,割舍嗜欲是为了永固血脉真气。然后真一大道得以保存 ,三魂七魄得以固守 ,辟除各种邪害 ,年岁寿命便可延续。”

抱朴子说 :先师说 ,服食金丹大药 ,即使尚未度世仙去 ,各种邪害也不敢近前。如果仅服食草木药物及小饵八石之类 ,相应能让疾病消除 ,有益寿命 ,是无法禳除外来祸患 ,有的会被恶鬼冒犯 ,有的会被大山神欺辱 ,有的会被精怪妖魔侵扰。唯有保真守一 ,才一概不怕这些阴邪毒害。其次则是佩

带神符。如果全然不知上述这两种道法而要寻求长生的话，那就十分危险了。四方门户，关闭三方，盗贼尚可进来，何况大门是全部敞开着的呢？”

遐览第十九

或曰：鄙人面墙，拘系儒教，独知有五经三史百氏之言，及浮华之诗赋，无益之短文，尽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难之运，乱靡有定，干戈戚扬，艺文不贵，徒消工夫，苦意极思，攻微索隐，竟不能禄在其中，免此垄亩；又有损于精思，无益于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颓，正欲反迷，以寻生道，仓卒罔极，无所趋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济。先生既穷观坟典，又兼综奇秘，不审道书，凡有几卷，愿告篇目。”

摇摇抱朴子曰：余亦与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明师郑君，但恨弟子不慧，不足以钻至坚极弥高耳。于时虽充门人之洒扫，既才识短浅，又年尚少壮，意思不专，俗情未尽，不能大有所得，以为巨恨耳。郑君时年出八十，先发鬓班白，数年间又黑，颜色丰悦，能引强弩射百步，步行日数百里，饮酒二斗不醉。每上山，体力轻便，登危越险，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饮食与凡人不异，不见其绝谷。余问先随之弟子黄章，言郑君尝从豫章还，于掘沟浦中，连值大风。又闻前多劫贼，同侣攀留郑君，以须后伴，人人皆以粮少，郑君推米以恤诸人，己不复食，五十日亦不饥。又不见其所施为，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细书，过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闲坐，侍坐数人，口答谘问，言不辍响，而耳并料听，左右操弦者，教遣长短，无毫厘差过也。余晚充郑君门人，请见方书，告余曰：要道不过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后，远胜于不见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浅近之术，以防初学未成者诸患也。乃先以道家训教戒书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见，先见者颇以其中疑事谘问之。郑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虽

多未精 ,又意在于外学 ,不能专一 ,未中以经深涉远耳。今自当以佳书相示也。又许渐得短书缣素所写者 ,积年之中 ,合集所见 ,当出二百许卷 ,终不可得也。他弟子皆亲仆使之役 ,采薪耕田 ,唯余尪羸 ,不堪他劳 ,然无以自效 ,常亲扫除 ,拂拭床几 ,磨墨执烛 ,及与郑君缮写故书而已。见待余同于先进者 ,语余曰 ,杂道书卷卷有佳事 ,但当校其精粗 ,而择所施行 ,不事尽谙诵 ,以妨日月而劳意思耳。若金丹一成 ,则此辈一切不用也。亦或当有所教授 ,宜得本末 ,先后浅始 ,以劝进学者 ,无所希准阶由也。郑君亦不肯先令人写其书 ,皆当决其意 ,虽久借之 ,然莫有敢盗写一字者也。郑君本大儒士也 ,晚而好道 ,由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其体望高亮 ,风格方整 ,接见之者皆肃然。每有谘问 ,常待其温颜 ,不敢轻锐也。书在余处者 ,久之一月 ,足以大有所写 ,以不敢窃写者 ,政以郑君聪慧 ,邂逅知之 ,失其意则更以小丧大也。然于求受之初 ,复所不敢 ,为斟酌时有所请耳。是以徒知饮河 ,而不得满腹。然弟子五十余人 ,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 ,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矣。他书虽不具得 ,皆疏其名 ,今将为子说之 ,后生好书者 ,可以广索也。

摇摇道经有《三皇内文天地人》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经》二卷、《玄录》二卷、《九生经》、《二十四生经》、《九仙经》、《灵卜仙经》、《十二化经》、《九变经》、《老君玉历真经》、《墨子枕中五行记》五卷、《温宝经》、《息民经》、《自然经》、《阴阳经》、《养生书》一百五卷、《太平经》五十卷、《九敬经》、《甲乙经》一百七十卷、《青龙经》、《中黄经》、《太清经》、《通明经》、《按摩经》、《道引经》十卷、《元阳子经》、《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陈赦经》、《子都经》、《张虚经》、《天

门子经》、《容成经》、《入山经》、《内宝经》、《四规经》、《明镜经》、《日月临镜经》、《五言经》、《柱中经》、《灵宝皇子心经》、《龙蹠经》、《正机经》、《平衡经》、《飞龟振经》、《鹿卢蹠经》、《蹈形记》、《守形图》、《坐亡图》、《观卧引图》、《含景图》、《观天图》、《木芝图》、《菌芝图》、《肉芝图》、《石芝图》、《大魄杂芝图》、《五岳经》五卷、《隐守记》、《东井图》、《虚元经》、《牵牛中经》、《王弥记》、《腊成记》、《六安记》、《鹤鸣记》、《平都记》、《定心记》、《龟文经》、《山阳记》、《玉策记》、《八史图》、《入室经》、《左右契》、《玉历经》、《升天仪》、《九奇经》、《更生经》、《四衿经》十卷、《食日月精经》、《食六气经》、《丹一经》、《胎息经》、《行气治病经》、《胜中经》十卷、《百守摄提经》、《丹壶经》、《岷山经》、《魏伯阳内经》、《日月厨食经》、《步三罡六纪经》、《入军经》、《六阴玉女经》、《四君要用经》、《金雁经》、《三十六水经》、《白虎七变经》、《道家地行仙经》、《黄白要经》、《八公黄白经》、《天师神器经》、《枕中黄白经》五卷、《白子变化经》、《移灾经》、《厌祸经》、《中黄经》、《文人经》、《涓子天地人经》、《崔文子肘后经》、《神光占方来经》、《水仙经》、《尸解经》、《中遁经》、《李君包天经》、《包元经》、《黄庭经》、《渊体经》、《太素经》、《华盖经》、《行厨经》、《微言》三卷、《内视经》、《文始先生经》、《历藏延年轻》、《南阔记》、《协龙子记》七卷、《九宫》五卷、《三五中经》、《宣常经》、《节解经》、《邹阳子经》、《玄洞经》十卷、《玄示经》十卷、《箕山经》十卷、《鹿台经》、《小僮经》、《河洛内记》七卷、《举形道成经》五卷、《道机经》五卷、《见鬼记》、《无极经》、《宫氏经》、《真人玉胎经》、《道根经》、《候命图》、《反胎胞经》、《枕中清记》、《幻化经》、《询化经》、《金华山经》、《凤网经》、《召

命经》、《保神记》、《鬼谷经》、《凌霄子安神记》、《去丘子黄山公记》、《王子五行要真经》、《小饵经》、《鸿宝经》、《邹生延命经》、《安魂记》、《皇道经》、《九阴经》、《杂集书录》、《银函玉匮记金板经》、《黄老仙录》、《原都经》、《玄元经》、《日精经》、《浑成经》、《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经》、《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经》三卷、《入五毒中记》、《休粮经》三卷、《采神药治作秘法》三卷、《登名山渡江海敕地神法》三卷、《赵太白囊中要》五卷、《入温气疫病大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记》三卷、《兴利宫宅官舍法》五卷、《断虎狼禁山林记》、《召百里虫蛇记》、《万毕高丘先生法》三卷、《王乔养性治身经》三卷、《服食禁忌经》、《立功益算经》、《道士夺算律》三卷、《移门子记》、《鬼兵法》、《立亡术》、《练形记》五卷、《郗公道要》、《角里先生长生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灵经》三卷、《龙首经》、《荆山记》、《孔安仙渊赤斧子大览》七卷、《董君地仙却老要记》、《李先生口诀肘后》二卷。凡有不言卷数者，皆一卷也。

摇摇其次有诸符，则有《自来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灵符》、《六君符》、《玄都符》、《黄帝符》、《少千三十六将军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天水符》、《青龙符》、《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朱胎符》、《七机符》、《九天发兵符》、《九天符》、《老经符》、《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经燕君龙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羲符》、《禹跷符》、《消灾符》、《八卦符》、《监乾符》、《雷电符》、《万毕符》、《八威五胜符》、《威喜符》、《巨胜符》、《采女符》、《玄精符》、《玉历符》、《北台符》、《阴

阳大镇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厌怪符》十卷、《壶公符》二十卷、《九台符》九卷、《六甲通灵符》十卷、《六阴行厨龙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终符》合五百卷、《军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余小小,不可具记。”抱朴子曰:“郑君言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于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验者,由于出来历久,传写之多误故也。又信心不笃,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于书字,则符误者,不但无益,将能有害也。书字人知之,犹尚写之多误。故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此之谓也。七与士,但以倨勾长短之间为异耳。然今符上字不可读,误不可觉,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间又有受体使术,用符独效者,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者,自然不可得传也。虽尔,必得不误之符,正心用之。但当不及真体使之者速效耳。皆自有益也。凡为道士求长生,志在药中耳,符剑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诸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仙者,亦不可专据也。昔吴世有介象者,能读符文,知误之与否。有人试取治百病杂符及诸厌劾符,去其签题以示象,皆一一据名之。其有误者,便为人定之。自是以来,莫有能知者也。”

摇摇或问:“仙药之大者,莫先于金丹,既闻命矣,敢问符书之属,不审最神乎?”抱朴子曰:“余闻郑君言,道书之重者,莫过于《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也。古者仙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传,传之歃血而盟,委质为约。诸名山五岳,皆有此书,但藏之于石室幽隐之地,应得道者,入山精诚思之,则山神自开山,令人见之。如帛仲理者,于山中得之,自立坛委绢,常画一本而去也。有此书,常置清洁之处。每有所为,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经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恶鬼,温疫气,横殃飞祸。若有困病垂死,其

信道心至者 ,以此书与持之 ,必不死也。其乳妇难艰绝气者持之 ,儿即生矣。道士欲求长生 ,持此书入山 ,辟虎狼山精 ,五毒百邪 ,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 ,却蛟龙 ,止风波。得其法 ,可以变化起工。不问地择日 ,家无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冢墓 ,即写《地皇文》数十通 ,以布著地 ,明日视之 ,有黄色所著者 ,便于其上起工 ,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时 ,写《人皇文》 ,并书己姓名著纸里 ,窃内人冢中 ,勿令人知之 ,令人无飞祸盗贼也。有谋议己者 ,必反自中伤。又此文先洁斋百日 ,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岁 ,日游五岳四渎 ,社庙之神 ,皆见形如人 ,可问以吉凶安危 ,及病者之祸祟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 ,远涉江海 ,终无风波之虑也。又家有《五岳真形图》 ,能辟兵凶逆 ,人欲害之者 ,皆还反受其殃。道士时有得之者 ,若不能行仁义慈心 ,而不精不正 ,即祸至灭家 ,不可轻也。

摇摇其变化之术 ,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记》 ,本有五卷。昔刘君安未仙去时 ,钞取其要 ,以为一卷。其法用药用符 ,乃能令人飞行上下 ,隐沦无方 ,含笑即为妇人 ,蹙面即为老翁 ,踞地即为小儿 ,执杖即成林木 ,种物即生瓜果可食 ,画地为河 ,撮壤成山 ,坐致行厨 ,兴云起火 ,无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隐微》一卷 ,亦化形为飞禽走兽 ,及金木玉石 ,兴云致雨方百里 ,雪亦如之 ,渡大水不用舟梁 ,分形为千人 ,因风高飞 ,出入无间 ,能吐气七色 ,坐见八极 ,及地下之物 ,放光万丈 ,冥室自明 ,亦大术也。然当步诸星数十 ,曲折难识 ,少能谱之。其《淮南鸿宝万毕》 ,皆无及此书者也。又有《白虎七变法》 ,取三月三日所杀白虎头皮 ,生驼血、虎血 ,紫绶 ,履组 ,流萍 ,以三月三日合种之。初生草似胡麻 ,有实 ,即取此实种之 ,一生辄一异。凡七种之 ,则用其实合之 ,亦可以移形易貌 ,飞沉在意 ,与《墨子》